

恺蒂

书缘·情缘



万象主题书

书缘·情缘

恺蒂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缘·情缘/恺蒂著.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4

(万象主题书)

ISBN 7-5382-6244-X

I.书… II.恺…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574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89 毫米×1050 毫米 1/32 字数:155 千字 印张:9

印数:1—6 000 册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丽君

装帧设计:周夏萍

定价:18.00 元

OK 君在网上论《万象》：

《万象》杂志很好。

……这本杂志最适合放在洗手间或床头，里面的文章大部分很轻松，很有趣味，品位也不低。

……《万象》是不迂腐的教授，不矫情的文人，不做作的女人。……她有一头飘逸的长发。

这激发了我们的兴致，爰从已出的几十册杂志里遴选部分文字，向读者集中展示一下“飘逸的长发”。

出刊、编书，均无大志，恰如 OK 君所言：

闲来看书，阿弥陀佛；来看闲书，阿弥陀佛；书话话书，阿弥陀佛；话书闲闲，阿弥陀佛……

如蒙读者惠购、选阅、置评，自然：

阿弥陀佛！

万象书坊同仁合十

2001 年岁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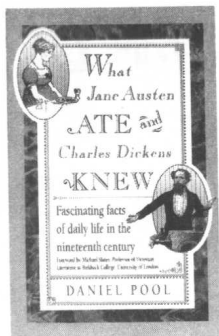
书缘·情缘

目录

英格兰风俗画卷 /1
书缘·情缘 /8
梦中人不醒 /23
别与童话较真 /38
一秋二奖 /49
“快把电话拿起来，我不是你妈！” /69
二十多岁太正经，三十出头太浪漫 /93
忧郁是一根长青藤 /109
他竟然吻了他的妻子，当着众人！ /122
莫根的伤心事 /134
“老大哥”在看你 /155
寻找精神家园 /179
吕贝卡和她的朋友们 /208
你在乎别人称你老姑娘吗？ /232
一位永远的局外人 /255
后记 /278

英格兰风俗画卷

五月份回国参加《龙腾》系列片的采访拍摄，奔波于全国各地，很少能在一处长住，也极少有读书的时间。片子是关于中华文明的，于是，与住了七年的英国更容易渐渐疏远，英伦文事自然无法再了解，许多有趣的书竟也要靠国内的朋友们相告。夏日回英度假，好友安迪再三叮嘱我带一本题为《简·奥斯丁所食及狄更斯所知》(What Jane Austen Ate and Charles Dickens Knew: Fascinating facts of daily lif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的书回来。书名奇巧，内容更是有趣，便忙中偷闲将它读完。少年时代常为矫情，每至一处，总是在乎思古的悠情，喜欢的是八大的写意，总觉得《清明上河图》是太过平实质朴的。时光虚度，已是三十开外，才意识到人面市面街面无比有趣，世人的生活，世事的流转，才真正有着无限的滋味。这一本普尔 (Daniel Pool) 的著作，



《简·奥斯丁所食及狄更斯所知》封面

便是一卷“英人上河图”，是幅英格兰的风俗画卷。

英人向来爱闲言碎语，许多小说都是市井人生的写照，十九世纪的各位作家，更是以对现实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而著称。狄更斯的盛名，始于描写伦敦街坊邻里普通百姓的生活，笔下窄街陋巷中的贫穷孤困，其力度不亚于传统以来的任何一位使命文学的作家，“狄更斯的伦敦”枝节蔓生，层层相叠，至今仍是老城吸引游客之处。简·奥斯丁下笔触及汉普郡三、二家乡绅居处，那些关于仪表、举止的精细描写幽默横出，不乏冷眼旁观的俏皮调侃。勃朗特姐妹们的写作呕心沥血，才华盖世，却又都少年早夭，闺中少女构想出的爱情故事是多少代人的浪漫理想，只是约克郡斜坡上那间教堂即便在朗朗夏日也阴气袭人。艾略特的郊区小镇要略显窒息了，陈规陋习不容易被调侃。倒是哈代南方的绿草斜坡较为宜人，虽说也演绎着不少悲剧，但农场主秋季



英国许多小说都是市井人生的写照

的收获仍一片金黄，草坡尽头是片美丽的小山庄，“盛夏七月，最惬意的莫过于从早到晚躺在浅草覆盖的荒地斜坡上，蜜蜂在花丛中梦游般地鸣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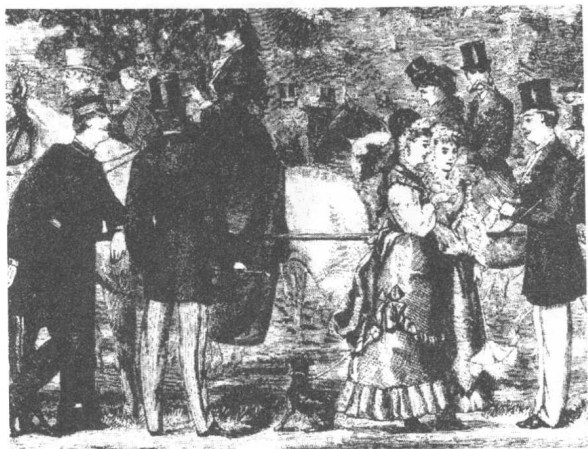
风俗，民情，习惯，规矩，普尔的书将英国十九世纪各文学大家的作品汇集一炉，拆散打乱之后再进行编排，最后呈献给读者的是按门类而分的各种信息，上半部书分为基本情况、公共生活、交通运输、乡村、私人生活及贫穷世界几个不同章节，下半部是本“字典”，是对许多字词的解释，易读易懂，如同一部关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风情的小百科全书，当然，其中的精辟妙语皆出自于名家之作，自然要比枯燥的百科全书要生动得多。书中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钱币、日历、度量衡、教会、官职、称谓、社交、礼仪、游戏、法律、学者、交通、乡村、农场、集市、谷物、牛羊、婚姻、沐浴、待客、访友、饮食、衣着、仆役、孤儿、医生、学徒、疾病、死亡，等等，



社交场合中礼节规矩极多

都在作者讨论的范围之内。

例如怎样拉关系，十九世纪时，递送名片风行一时。“递送名片的规矩如下：进城之后，你该做的第一件事是由脚夫驾车去那些你希望他们知道你已在城中的人家留下名片。（例如《感情与理智》书中所示那样，詹宁夫人初回伦敦时，‘整个早上都花在去她所识之家留下名片，告诉他们詹宁夫人已在城中’。）这种活动对女士们来说犹为重要。”“在你确实是初次进城的情况下，如果能从哪位朋友处得到张介绍信，介绍你给社交场中的某位名人，那就能省去你许多麻烦，这种信也被称为‘汤票’。”社交场合中礼节规矩极多，什么时候该去哪里，该说什么，衣着打扮如何，普尔都有详细描述，例如去出席宫廷宴会，“女士们的长裙必须有条正巧三码长的拖地衣



公共场合的许多习俗在现代英国也多有保存

裙，帽后必须插上枝羽毛，这样进入大厅时能被女王看见。她的颈肩处必须袒露在外，无论天气多么寒冷，或是这位女士多么保守或年高，只有在医生出具证明后才能有例外”。公共场合的许多习俗在现代英国也多有保存，有关的述说虽能让人增长知识，但却不如那些关于私人生活的闲话读来更有趣味。

“在十九世纪初期，如果你和别人交谈，根据经验，你最好是抢着站在上风口。”为什么？因为那时的英人还不常洗浴，平时只清洗手、脸、脖颈之处，其体味自然不雅。到了中期，沐浴在中产阶级中逐渐流行，每周六晚的热水沐浴，是全家人都得参与的大事。水源不足，肥皂昂贵都是问题，加上英格兰冬寒夏凉，冷水冲凉，或跳入河中洗浴，都不能是常事。“进入浴室中最好的办法是马上打开龙头，而不



关于私人生活的闲话读来更有趣味

要站在那里全身哆嗦，那被冷水一激的战栗最多只能被推迟几分钟。”

还有酒，“十九世纪的英国人钟爱他们的酒，每翻过一页狄更斯、艾略特或哈代，你都能读到某个角色伸手去取他的杜松子酒、葡萄酒、啤酒或朗姆酒，这是生活的真实写照，英人嗜酒，十九世纪中，每人每年平均饮啤酒三十加仑”。向来知道英国文化有“酒吧文化”之说，在这里才找到其原由，以酒代水，是怕水不干净，茶又太贵，而英国农业产品又都是制酒的好材料，怪不得在英国住时，若说起“白开水”，总是要遭英人几个天方夜谭似的白眼。

从酒，自然要提到下午茶。“人们都以为下午茶的历史在英国由来已久，其实这种习惯始于一八四

〇年左右，在那之前，茶常是饭后那些女士先生们从餐厅退回到客厅之后的饮料。到了六十年代，五点钟的下午茶已成社会上公认的仪式，主人常常邀请客人共饮下午茶，到了一八七七年，竟又发明了一种特别的服饰，茶服，女士们身着此服可使满堂生辉。一般说来，下午茶是在客厅中饮的，但在乡间豪宅，如果天气适宜，下午茶也可饮在院中草坪上，例如《一位女士的肖像》中所写。”

对每一个熟悉英国，或熟悉英国文学作品的人来说，读普尔的这本著作都会有亲切感。对我个人来说，现在的工作是深入到中国的腹地，虽说英伦是他人的国度，但毕竟住了七年，总是有些感情，偶尔也会有些思念之意，这本书中的许多文字，便会时不时地触着心中那游丝般的情感，若隐若现，有时使人不知身在何处，在四川古朴的黄龙溪镇会白日梦到英格兰草坡上的那绒毯般覆盖的小花，“那是种小巧的、微紫色的小花，秋季将至时，这种花能远远地散发出秋日的私语，那种褪了色的私语，干干的，稍稍有些生硬……上一个夏日的蓝铃花，温柔的浅紫色，秋雨将它的颜色洗净了，十月的阳光把它晒得干燥，逐渐晒去了它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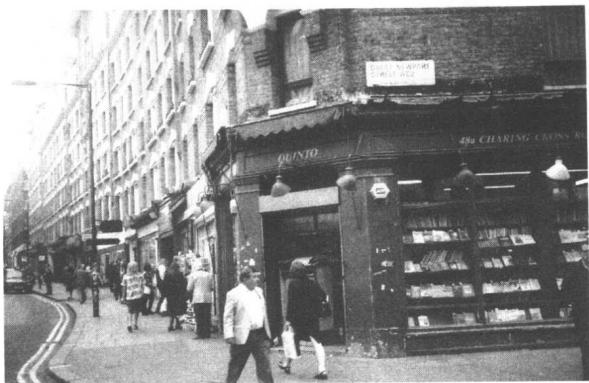
西望英格兰，仍有它许多可爱的地方。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八日上海

书缘·情缘

如同每一个晴日的上午，阳光将这排歪歪斜斜的二手书店的影子投到街中心上，街上还少行人，穿着对襟毛衣，半秃着顶，行动悠缓的店主们正在将一切生意准备停当，掸一下桌面、橱窗中的灰尘，把书架上那排排参差的布面、皮面书摆正，再将一匣匣便宜的小本平装书移到门外，沿着窗前的墙根摆齐。不用吆喝生意，不用招揽顾客，这群书商们如同他们店中中层书架上的那些小羊皮装帧而成的上个世纪的书籍，虽并不昂贵，但却见过世面，口中叼着一枚烟斗，看着大红色的双层汽车在街上阳光屋影间叮咚过往。

她跨下了一辆黑色的计程车，纤巧单薄的女人，游移的目光掠过那一家家摆着书的橱窗，六十八号，七十二号，七十六号，七十八号，八十二号，寻寻觅觅，像是丢失了件宝物。最终停了下来，但面前的八



彻灵街是条书店街

十四号却是空空如也。灰蒙蒙的玻璃窗里面蛛网编织的书架东倒西歪，地上散落着些废纸，满是尘埃；推门进去，没有想像中的惊喜问候，空空的楼梯通向另一些同样废弃了的房间。孤身女人想张口告诉主人她已到来，她信守了诺言，但空屋中并无人回复，只有一阵冷风袭过，泪水顺着面颊静静地流淌下来。是一段书缘，还是一段情缘，竟让这纽约的独居女人千里迢迢为了伦敦小街这破落关门的书店而如此神伤？手中握着那本薄薄的小书，是为了还彻灵街（Charing Cross Road）八十四号的哪一种心愿？

—

他约她出来聊天，选定的地方是孔乙己酒家，面

前摆的是一樽绍兴花雕，自然少不了一碟五香豆，还有几样小菜。谈着各自喜欢的东西作家，纳布可夫、钱钟书、尤瑟纳尔、沈从文。谈着那本他最钟爱的书，《说吧，记忆》，在伦敦买到的初版本，自然便谈到那些古旧的书屋，里面的善本孤本初版本那些只有爱书人才能欣赏的古老气味。记得那条破街吗？我最爱做的是星期六早上睡个懒觉，约几个朋友去唐人街饮早茶，然后就去对面那条破街的老店中翻旧书。为什么我从未在那里遇见过你呢？回忆起从未共同经历过的伦敦往事，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彻灵街八十四号现在是做着什么样的买卖。知道那位纽约的老姑娘和那位一丝不苟的旧书商，他们通了二十多年的信，最终却仍未能谋面，是没有缘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切开始于一封很简单的从纽约到伦敦的商业性的信函：

先生：

你们在《星期六文学评论》的广告上说你们长于经营绝版的书籍，你们所用的“珍本书商”一字让我有些害怕，因为我总是把“珍本”与昂贵相联的。我是位穷作家，但对书却有一些“珍本”般的嗜好，我所要的书在这里都很难买到……寄上我最急需的书的名单，如果你们有干干净净不超过五美元一本的二手货，请买了寄来。



海伦娜·汉弗（一九一六——一九九七）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

署名海伦娜·汉弗（Helena Hanff），还特地注明了“小姐”。

其实，这位小姐此年已三十有三，是一位以写电视、舞台剧本为生的自由撰稿人。汉弗出生于制衣人家庭，父亲原本是位民谣说唱艺人，虽为生活所迫做起了手艺活，但夫妻俩仍喜欢带着女儿去逛戏院。汉弗十九岁时进费城大学读英文，但家境贫困，一年后辍学，求职谋生，后来得一戏剧写作奖项，便以写作糊口。对书的热爱来自于在纽约市立图书馆中的刻苦自学，特别得益于英国剑桥大学一位阿Q教授（Sir Arthur Quiller - Couch）的著作。然而美国书价昂贵，汉弗热爱英国文学，便将买书的对